

湖头条

敬自己

赵主明

一轮圆月悄然升起。我点上一支线香,沏了杯清茶。青烟袅袅,如游丝般在宁静的空气中盘旋,牵动着时光的涟漪。

玻璃杯中,信阳毛尖缓缓舒展。一芽一叶,形如旗枪,在水中重现生命的鲜活。我正襟危坐,含胸拔背,指尖轻抚琴弦。天籁之音悠然响起,向着天河,向着月光,对着星辰,传递着人间的温度。

遥远的太空中,正回荡着另一首琴曲。那是1977年随“旅行者号”探测器进入宇宙的《流水》,由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演奏,被刻录在镀金唱片上,已在浩瀚星河中漂泊40余载。这张收录了27首世界名曲的金唱片中,《流水》是唯一未经删节的完整乐曲,长达7分37秒,成为中华文明在太空中的第一声问候。

两年前,我自学了管派《流水》。此后常弹不厌,每次抚弦皆有心得。但今夜,还是弹一曲《良宵引》更合时宜——以这首清雅小曲,致意这美好的夜晚。

厨房飘来油炸花生米的香气,

生岁月

童年的陀螺

姜舟林

人上了年龄,总爱忆旧,连做梦也在儿时的路上。在记忆的长河中,童年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而那小小的陀螺,便是画卷中最灵动鲜活的一笔,承载着无尽的欢乐与纯真,在时光深处悠悠旋转,永不落幕。

我拥有的第一个陀螺,是父亲亲手为我做的。那是一个阳光暖融融的午后,我凑到父亲身前可怜巴巴地说:“爸爸,我想要个陀螺。”父亲抬起头,憨憨地笑了笑,粗糙却温暖的大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说:“行啊,爸爸给你做一个。”

说干就干,父亲拿起斧头,带着我往村东头的树林走去。一路上,父亲走在前面,脚步沉稳而有力,我跟在后面,蹦蹦跳跳,叽叽喳喳问个不停:“爸爸,用啥木头做的陀螺最好呀?”“爸爸,做出来的陀螺能转多久呀?”父亲总是耐心地回答我:“榆树就不错,结实又耐用。做得好,能转老半天呢。”

到了村东边自留地的树林,父亲的目光在一棵棵树上扫过,最后停在一棵胳膊粗的榆树上。他围着榆树转了几圈,用手轻轻拍了拍树干,满意地点点头:“就它了。”说着,便抡起斧头,一下又一下地砍起来。斧头与树干碰撞,发出“咚咚”的声响,震得树上的枯叶簌簌落下。不一会儿,一根合适的树枝就被砍了下来。

回到家,父亲坐在小板凳上,开始动手制作陀螺。他先用锯子把树枝锯成合适的长度,然后用菜刀一点点削去外皮,动作娴熟而流畅。我蹲在旁边,看着木屑落在父亲的裤腿上、脚边。父亲一边削,一边给我讲解:“这削陀螺啊,可得有耐心,不能着急。尖底要削得平滑的,这样转起来才稳。”

油锅里噼啪声隐约可闻。这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童年:夏夜摇晃麻秸火捕捉萤火虫,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不同的时光,在血脉中刻下不同的年轮。

手机里传来郭达吟诵的陕西方言版《将进酒》,豪放中透着深沉。我随节拍轻叩桌面,茶汤在杯中荡起涟漪,恍惚间仿佛看见那个在酒肆踉跄的诗人,正举着空杯向我邀饮。从前总觉得这般豪情该配烈酒,此刻却觉绿茶的醇厚更相宜——一年岁渐长,豪情早已学会在温润中沉淀。

年轻时总把“您”字挂在嘴边。双手敬茶,轻手递文件,小跑着帮同事,耐心为陌生人指路……像株向日葵,把所有的光鲜都朝向他人,却忘了自己的影子也需要阳光。直到某天瞥见鬓角银丝,才惊觉自己也到了该被敬重的年纪。

端起茶杯,茶汤映出眼角的细纹。这些年熬过的夜、操过的心,都化作杯中沉浮的茶叶。从前总把祝福写在贺卡上送给别人,今天却要对镜中的自己默念“每日快乐”。

窗外的杏树正落叶缤纷,片片黄叶如蝶舞过窗前。这让我想起那些被搁置的梦想,如这些叶子,终将找到归宿。快乐不必昭告天下,当笑意自然浮上嘴角,连窗外的麻雀都会多唱两声。至于肩头的忧烦,不妨学古人,解下佩玉掷入江心,看它们随流水渐行渐远。

打开抽屉,翻看旧相册。照片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如今早已走上工作岗位,有了自己的小家。时光如水,静静流淌。

茶凉了,续上热水。雾气模糊镜片,让眼前的世界变得柔软。那些被忽略的温柔——深夜归家时楼道的灯,雨天包里突然出现的伞,书页间不知何时夹进的花瓣——此刻都化作掌心的温度,顺着茶杯传遍全身。

敬自己一杯茶吧,在这皎洁的时光里,不必等待谁的侍奉。当香灰落进茶托发出轻响,当茶汤里的芽叶渐渐沉底——我对着镜中人举杯,敬这个终于懂得尊重自己灵魂的人。

品时空

大别山的孩子

叶自武

我是大别山的孩子,生于红土与晨光
第一声啼哭,撞出山涧的回响
祖辈的脚印嵌在石阶上,每一道纹路
都藏着烽火淬炼的信仰

我饮过溪涧的甜,嚼过板栗的香
映山红开在坡上,像先烈未凉的热血
染红我年少的目光
放牛娃的歌声,追着流云漫过山岗
风里飘着稻穗的芬芳,也飘着
红色故事里的滚烫

我是大别山的孩子,骨血里浸着山的硬朗
离开时,行囊装满泥土的分量
城市的霓虹再亮,抵不过故乡的月光
那片红土地,永远是我心灵的炉膛

如果我归来,或远走他乡
都带着大别山的嘱托与滚烫
把先烈的期盼,种进每一寸土壤
让红色的种子,在岁月里生根、拔节
长成漫山遍野的希望

秋访安徽古城遗址

余彤彤

拾级荒台秋气深,绳纹断壁尚堪寻。
一川寒水波涵日,四面金风香满襟。
夯土自埋兴废事,野花羞对短长吟。
欲追封邑皋陶迹,唯见天桥接远岑。

故乡的老井

邹晓峰

我的家乡在豫南的一个小山村,在没有通自来水的年代,村前的老井是备受村民钟爱的宠儿。它以神圣的姿态,安然坐落在村东头的河岸,一直用它源源不断的清泉,滋养着村里一代又一代人。

老井的外围是半圈石头砌成的井沿,井沿有个缺口,砌了三级台阶,走上去就是30厘米左右高的井口。两根大木柱杵在井口两边,中间用轴心装着木轱,一根粗大的长麻绳,一端紧紧绑在木吊桶的提手上,一端缠着木轱辘。每次有村民来打水,摇手缓缓转动木轱辘在滚来滚去的循环中,在上下之间,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冬天,一般的水井都会水位下降或干涸,村前老井的井水却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仍然从地下泉眼里汨汨冒上来,这老井的周围,白雪皑皑,唯有老井往外一口一口地喷着热气,富有坚强的生命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一口井的眼里,村子里的风雨历程、家长里短、婚丧嫁娶、人事代谢,它都目睹,它就是为这村子而生的,和村子有着不解之缘。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口老井。听村里的老一辈人说,有一年大旱,周边村的水井都没有水,只有这口老井水源充足,救了一个村子的人。

故乡百岁龄的那口老井,永不疲惫地看守着故园,滋养着生灵,滋润着乡亲,保持缄默,饱含深情,甘于奉献,乐于为人,居功而不傲。想起它就想起生我养我的父母,淳朴勤勉的乡亲,难舍难离的故园……

比赛那天,村头的场地上围满

了人。小伙伴带着自己的陀螺,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比赛规则很简单,谁的陀螺转的时间最长,谁就是冠军。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我深吸一口气,稳稳地将陀螺放在地上,迅速缠绕好鞭绳,然后猛地一拉。陀螺像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去,在场上飞速旋转起来。我紧紧握着鞭子,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陀螺,不停地挥动鞭子,为它补充动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场上的陀螺一个接一个地停了下来,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小伙伴的陀螺还在顽强地旋转着。我的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手也有些酸了,但我咬紧牙关,坚持着。终于,随着一声轻响,最后一个对手的陀螺也停了下来。我的陀螺还在不知疲倦地转着,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到镇上去教书。校园的生活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材让人眼花缭乱,可我的心里却始终牵挂着那个小小的陀螺。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找出藏在柜子里的陀螺,拿着它来到村口的老场地,独自抽上一会儿。虽然手法已经有些生疏,但那份熟悉的感觉却依然还在。

童年的陀螺,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镶嵌在我记忆的天空中,熠熠生辉。它不仅是我童年的玩伴,更是我心中一份珍贵的回忆,承载着我对故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以及对那段无忧无虑时光的深深怀念。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变迁,那份关于陀螺的美好记忆,将永远在我心中旋转,永不褪色。